

憶 顧 曲 舊 事

● 那 廉 君

與 顧 劇 團 台 灣 重 聚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住在湖南長沙時，常去看「九音聯彈」的湘戲。遷到昆明以後，除了欣賞演戲名角栗成之（生）和王守槐（旦）的戲以外。經常到新滇京戲院看金牡丹演出的平劇。這一位由西南聯合大學部分教授捧紅了的女角，我曾連續看過她演出的十幾場（紡棉花），也看過她演出的一場在過去北平列為禁戲的（賣胭脂）。後來疏散到四川南溪縣的李莊鎮，雖然住在李莊的時間很長，但由於深居高山之上，幾乎和外間隔絕，所以五年半的漫長時間中，只有在一次去宜賓時，看過一場川戲（坐鞭筆錢），和一場不知演員姓名演出的平劇（金玉奴）而已。直到民國三十五年秋天，復員還都，在舊居之地北極閣下安頓好了之後，便恢復戰前看平劇的休閒活動。最初，在中央大舞台連續看童芷苓的戲，也曾欣賞了制憲國代閉幕時，在國民大會堂由梅蘭芳、姜妙香、蕭長華和趙培鑫（扮王有道）等演出的

（御碑亭）。以後便不斷的到介壽堂看顧正秋劇團的夜場戲。大約一年多之後，由於南京的局勢，開始緊張，我隨工作機關中央研究院轉徙台灣，遂和顧劇團相別。等到顧劇團後來也到了台灣，大家有機會在迪化街上，重聚于永樂大戲院，可惜的是武生李盛斌、淨角王玉讓和丑角孫正陽，並未同來，直到民國八十四年孫正陽隨楊淑蕊來台演出時，才在（望江亭）劇中再看到他的表演，但相隔已有數十年之久了。

平 劇 演 員 並 非 速 成

回顧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剛來台北時看平劇，是在仁愛路空軍總司令部紅屋頂禮堂，後來轉到信義路國際學舍的體育館。自從顧正秋劇團在永樂大戲院長期演出以後，對平劇在台灣的成長，和當時活躍於中南部的張氏劇團，各有其不同程度的貢獻。而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今日公司育樂中心的麒麟國劇廳開幕後，在五年以上的時間中，更承續的對台灣平劇發展的推動，產生了很

大的影響力，未可等閒視之。

麒麟國劇廳以純商業組織，獨立經營。

和當時附設在軍中的四個劇隊（空軍的「大鵬」、陸軍的「陸光」、海軍的「海光」、聯勤的「明駝」）不同。當時後台的主持人是周麟崑，網羅了京、海兩派的演員，也包括了她的三個女公子周慧英、周慧琴、周華鳳在內。每天演出晝夜兩場，有一段時間還在星期天下午五時半以後加演一場「觀光戲」。綜合這個劇廳在很長的演出時間中，可以區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以排演連台本戲為主；第二個時期是以大鵬國劇隊第三期畢業生武旦姜竹華領銜；第三個時期則是將近尾聲時，引進軍中劇隊正在服務的如廖苑芬、徐蓮芝、歐陽陸鳳等輪流演出。這三個時期的看戲人，雖然在票房紀錄上有高有低，但一直擁有不少的基本觀眾，所以每次到這裡看戲，總可以發現坐在前排的必定是很熟的面孔。因此，在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演出四周年的時候，劇團和一部分觀眾，曾聯合為劇團的主角姜竹華輯印了一本

紀念集，而從姜竹華在紀念集後面所寫的一篇（我的自述），談到她的學戲經過，可以瞭解一個平劇演員的成名，並非想像中的那樣簡單，需要經過嚴格的訓練，沒有捷徑，誠如聞振瀛教授在一次參加國軍劇隊的評審場合中，他所肯定的：唯有平劇的演員，才可以稱得起是演員，因為從「坐科」或進入劇校，經過長時期的磨練，其後又經過淘汰，才能成爲正式的演員，並不是速成，也不是由戲班臨時集湊在一起的分子而已。

麒麟國劇盛極一時

我在麒麟國劇廳看戲，是大鵬國劇隊畢業生武旦姜竹華成爲戲班主角的那一段時期。這是我常常回憶的日子，也難忘那時每逢週六週日和整個暑假的下午，劇廳的售票窗口，都會爲我保留一張前排的戲票。不過，我並不是整個時間坐在前台看戲，有一部分時間要到後台和演員們閒談，而在長時間和這些演員們接觸後，最欣賞的是姜竹華的敬業精神，因爲她無論演出任何一齣戲，都是一絲不苟，而且不斷的求進步。復興廣播電台「國劇廳」節目已故的一位主持人在錄製麒麟國劇廳的許多場戲中，特別稱道由姜竹華和孫麗虹、潘廷彥等人合演的（人面桃花），認爲已經進入了藝術的境界，和我有同感。至於姜竹華和高德松合演的（霸王別姬），應該是麒麟國劇廳鼎盛時期足以紀念的一場戲。可惜的是這一個獨立經營的劇廳後

來由於種種因素，無法維持，雖然已故的中央研究院劉大中院士熱心的爲劇廳奔走，希望能夠得到官方的補助，但未成功。劇廳最後終於走上了結束的命運，演員們各自東西，有的轉業，有的併入軍中劇隊，盛極一時的麒麟國劇廳，至此真的落幕。而劇廳的主角姜竹華，在劇廳結束之前，即已出國演戲，回來之後，遂轉入聯勤的明駝國劇隊。更後來便未再出現於舞台上，直到民國八十四年才在中視的「國劇大展」節目中，看到她演出的（荷珠配）和（鴻鸞禧），以及在國家劇院演出的一場新編的戲。

記得麒麟國劇廳演出結束的最後一場時，一個從劇廳開幕便來看戲但視力很差，只能憑聽覺欣賞戲劇的老人，除了對戲廳的結束表示萬分惋惜以外，也告訴我們，他在這裡連續的看戲，數年以來，已經用去了新台幣十幾萬元。十幾萬元，在當時不能算是小數目，所以大家對他的說法，感到懷疑。可是後來有人仔細的替他計算了用費，一天看兩場戲，加上在餐館晚餐及往返車費，由長時間累積下來的數目，證實老人所說的話，並未誇大其詞。而從他長期的流連在這個場地，也可以想像麒麟國劇廳在當時的號召力量。就我來說，自從麒麟國劇廳結束以後，便悵然若失的減少了看戲的機會，雖然後來我曾參加「國軍文藝金像獎藝工團隊國劇演出競賽」的評審工作，連續多次，評審過的競賽戲，包括四個劇隊和三個附屬劇校，共

有二十多場。那只是對戲劇演出的評鑑，不是對戲劇的欣賞；一個負有固定的任務，一個充分的表現聽看的自由，兩者的性質，有些不同，所以每次評審過後，填好了評審報告，便很輕鬆的覺得這是完成了一件公事。只有一次參加劇本的評審，卻引起了我的興趣，也對那一屆獲得佳作獎的（雷夜入蔡州），留下了一些印象。

精湛演出經典之作

大概是民國八十二年以後，大陸上的京戲演員，陸續來台，使我有機會在舞台上或電視機前看到兩代甚至第三代演員演出的新舊劇目，包括一些地方戲劇在內。也從廣播電台播送的演員訪問錄音，聽到杜近芳、劉長瑜、袁世海等人談到近幾十年來大陸上平劇的變遷和個人學戲演戲的經過。而由他（她）們常常提到的「老師」，正是我在過去欣賞過的不少演員。爲了回味這些演員在當時演出的盛況，於是找出幾本記述梨園掌故的書冊，想從記述中溫習這些演員的精湛演出，當然，這只是畫餅充飢而已。其中使我最感興趣的一本書是中央研究院已經逝世的第二屆院士李方桂先生生前贈給我的（楊小樓評傳），這本書的作者是周志輔先生，民國六十七年在美国以影印手寫本問世，列爲他的（幾禮居戲曲叢書）的第六種。我從這本書裡面，不但獲得了許多有關平劇演出時的舞台資料，當然，也瞭解到楊小樓的演戲

生活和他的一些事跡。記得這本書的作者曾提到：「楊小樓所用配角及隨手，均終其其一生，不加更換，其垂念故舊之情，久而彌篤，足見其為天性中人。即此一端，已足千秋，不僅以藝事傳。」而就楊小樓演技方面的大氣磅礴來看，這正是大家對他推崇的理由，也就是大家尊稱他為「宗師」的理由。還記得數十年前，我將要離開北平的時候，在鮮魚口華樂戲院看他另外一位大師淨角

郝壽臣合演的（灞橋挑袍）、（野豬林）等戲，直到現在，仍舊留有深刻的印象。而這兩位師級演員合作灌製的（連環套）唱片，更是後來習學這齣戲的人們師法的對象，這種經典之作，自應特別的加以珍視。

無疑的，民國八十四年將是台灣平劇界變動較多的一年，就八月份以前來說。擁有多年歷史的軍中劇隊，在這時期內結束，部分演員，經過甄審後，併入另一戲劇組織。

每年十月行之有年的軍中劇隊演出競賽，也將隨著畫上了句點。而在競賽之後舉行的「聯演」，因之消失，使過去無法形容的盛況，只能留作歷史上的回憶而已。此外，大鵬劇隊鬚生哈元章的去世，則為喜愛平劇者帶來無限的惋惜與懷念，認為這是台灣平劇界的一項損失，猶之歌壇上少了一個鄧麗君一樣！

八十四年八月廿九日寫竟

聖文叢書 俞鴻鈞傳

隆重出版

王紹齋 著 章君毅 平裝新臺幣二五〇元

本書係王紹齋、章君毅先生合著，要目有：活字典來自聖約翰，感化同窗成爲名師，大學生活交女朋友，意外事件促成良緣，夫人出馬獲得加薪，參譯國民大會宣言，陳友仁的得力助手，主持收回漢英租界，唾棄共黨辭官回滬，識周雍能相知甚深，初任上海市府秘書，代理財政局長，主持上海全市預算，市府秘書解決風潮，週旋暴日蘄露頭角，嚴正態度戲弄巴敦，身入虎穴先聲奪人，當衆宣佈廢止協定，設後援會支援前線，上海撤守猶有佈置，香港總督份外尊重，代孔祥熙上參政會，整飭官方清除權貴，一舉擢升財政部長，大陸撤守黃金運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解決糧荒緊急措施，推行耕者有田政策，膺命組閣崇法務實，四年任內政績斐然，監委彈劾軒然大波，奉行命令拒絕查帳，蔣公致詞多沉痛，雲散霧收雨過天青，四壁圖書高與屋齊，院長官邸小得可憐，公餘之暇手不釋卷，生前辛勞死後哀榮，內容精彩，百讀不厭。二十五開本，二百八十頁。

平裝本定價新臺幣二百五十元，歡迎購閱，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